

哈市冬景「幕後功臣」創品牌團隊

松花江採冰人 冰雪情熾熱難捨

第16屆哈爾濱冰雪大世界1月初正式開園，總用冰量約18萬立方米，這些冰都是由採冰人從松花江上採撈出來的。每年12月初，松花江封凍結冰，為期半個月的採冰活動隨即開始，千餘名採冰人揮舞手中的工具在冰面切、斷、刨、撈，一塊塊按照標準要求的冰塊由江面打撈運往冰雕製作地。這當中，54歲的王老漢有12年的採冰經驗，擁有人數最多、設備最齊全、經驗最豐富的採冰團隊。如今的他衣食無憂，無需再從事艱苦的採冰工作，但他總是笑着說：「因為喜歡，早就割捨不下啦！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瑞雪、王心者
哈爾濱報道

記者來到松花江北岸的採冰地點，數百名採冰工人正在熱火朝天的進行斷冰、撈冰，幾十輛運冰車停靠在岸邊一側等待冰塊裝車。大多數採冰人都是居住在松花江北岸附近村鎮的農民，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已從事採冰多年，每年冬閒時便自發聚到一起等待採冰。

早出晚歸低溫作業

每天凌晨4、5時是一天中最冷的時候，哈爾濱的氣溫此刻達零下30℃，然而採冰工人每天便是此時趕赴松花江面開始採冰。下午4時不到哈爾濱的太陽便落了山。為在工期內完成採冰量，晚7時許採冰工人才能結束工作。天未亮便起身，夜已深方收工，冒着天氣的嚴寒、踏着冰冷的江水，採冰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。

54歲的王老漢本名王樹臣，至今已有12年的採冰經驗，從小就在松花江邊長大。現如今，靠採冰「發家致富」的王老漢開起了餐館，日子過得風生水起已經成為了採冰圈的老大哥，

提到這些年採冰的事情，本來還有些靦腆的王老漢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。「剛開始接觸採冰的時候很不適應，兩個小時下來手腳就失去了知覺，但是不知怎麼，只要看到白茫茫一大片的結冰的江面就莫名地興奮，再看着自己親手撈上來的一塊塊冰磚逐漸被雕成好看的冰建築，心裡就只剩下作為採冰一分子的驕傲，感覺再苦再累都值得！」

衣食不愁仍不放棄

十幾年的摸爬滾打，王老漢已經把採冰事業做成了令行內人豎大拇指的品牌，王老漢告訴記者：「2012年內蒙古舉辦首屆鄂爾多斯冰雪節的時候，當地主辦方沒有採冰經驗，就是邀請我的團隊全程包辦的採冰任務。」

說起王老漢，拿着冰鑿正準備切冰的趙師傅表示：「他早就不愁吃穿，本來可以放棄採冰的，可他一直割捨不下冰雪，割捨不下我們這些跟着他吃過苦的兄弟，所以他的採冰團隊才會越做越大，因為我們信任他！」



■採冰人合力將冰塊拖上岸。本報哈爾濱傳真

稍有不慎 隨時墜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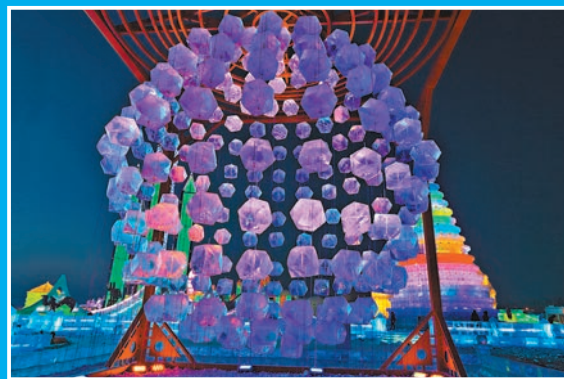
在採冰現場记者了解到，採冰共分為切冰、斷冰、撈冰、裝冰、運冰5個工種。採冰工作不僅辛苦，而且還時刻面臨危險。斷冰是採冰過程中最高危險的一環，在濕滑的冰面上採冰人每次揮舞工具都面臨墜入冰冷江水的危險。

採冰過程中，工人首先用電鋸在江面按照每塊冰1.6米長、0.8米寬橫豎相間切出一條約200米長、4米寬的巨型冰槽，此步驟不能將冰切斷，否則江水溢出結凍，冰就不能用了。隨後，十餘名工人在切線最外圍同時將冰槽與江面斷開。在岸邊一側，由經驗豐富的採冰人踏上浮動的冰面按切線逐個斷冰。斷開的冰由5至6名撈冰工人用冰鎬從水中拖出。冰塊上岸後，由運冰車運往園區完成驗冰，整個採冰過程便結束。

為保護斷冰人安全，工人腰間都綁有安全繩，但腳下踏着浮動的冰面，採冰人用力揮下冰鑿切斷冰塊時，江水隨着冰塊漫上腳面結上一層浮冰，仍有墜江危險。「去年我在切冰的時候，腳下一打滑直接滑進了江裡，先是一陣透心涼，緊接着，感覺脖子

和肩膀的肌肉突然收縮，然後就是頭皮發麻，當時一瞬間覺得自己是要完蛋啦！」有16年採冰經驗的趙玉波隊長對記者說，「我們不願意閒着啊，能一起為哈爾濱冰雪節貢獻力量挺好的！」

王老漢團隊的李師傅說：「我每年冬天都來採冰，雖然工作辛苦了點，但是也都習慣了，才十幾天的工期，既有意義還能貼補家用。」據了解，採冰工人每天按採冰量結算工資，每人平均一天300左右，10日工期下來大概收入4,000至5,000元。



■冰雪大世界美麗的冰燈與採冰人的辛勞是分不開的。本報黑龍江傳真

■站在浮冰上工作的採冰人相當危險，隨時有可能墜江。本報哈爾濱傳真

作為文房四寶之一，硯台自古以來備受文人墨客喜愛。由於其性質堅固，傳百世而不朽，又被歷代文人作為珍玩藏品之選。河南省三門峽市陝縣人、馬寨村「70後」農民王躍澤，自幼癡迷古硯台，20歲時便辭去工作收集古硯，足跡踏遍全國各地古玩市場。20年的時間裡他四處借貸，耗費幾十萬，共收集800多方不同朝代硯台。如今，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古硯的歷史，他將自家舊宅改建成「研山草堂」古硯博物館，免費供人參觀學習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、實習記者 李玲 三門峽報道

辭工尋古硯 河南農民舊居改建博物館

踏入王躍澤自建的「研山草堂」古硯博物館，撲面而來的是一方方硯台散發出的厚重的歷史氣息。博物館的藏品以陝縣產澄泥硯為主，從仰韶文化時期的研磨器硯台，到漢魏南北朝隋唐五代，宋元明清乃至民國時期，各個時期的都有；有圓有方，更多是不規則的形狀；造型有蟾蜍、烏龜、伏虎等，一些罕見的暖硯也赫然在列。「暖硯底下一層是炭灰的，是古代為防止冬天寫字時墨汁凝固。」給記者介紹藏品的是王躍澤六旬的母親。兒子不在的時候一般都由她來做講解，王躍澤的父親則在旁邊補充說明。

「博物館是免費開放的，我希望更多人了解澄泥硯，了解中國的硯文化。」王躍澤稱古硯博物館建成已有5年，藏品在不斷豐富，每年能接待喜歡硯台收藏研究的專家學者、書畫家等數萬人。而只要有遊客過來王躍澤都會為他們義務講解。他說，由於父母用本地話講解，一些參觀者聽不懂，往後還要慢慢教他們說普通話。

燒新硯賺錢買古硯

「古硯是我國的傳統文化，是一種特色的民俗，但看到一些日韓國家的孩子對硯台的了解，比我們自己的孩子還要多，心裡很不是

滋味。」王躍澤稱，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澄泥硯交流會就遇到了這種尷尬。自幼隨家中長輩學習澄泥製硯技術的他下定決心收集全部古硯，讓中國的孩子們了解古硯，將古硯文化傳承下去。

為收集古硯，王躍澤24年來四處打工，做過書店、乾洗店等生意，將賺來的錢全部用來購置古硯，足跡踏遍古代產硯的山西、河北、山東等省的古玩市場和北京、杭州等古硯拍賣現場，花銷達20、30萬。「買這些古硯是需要很多錢的，我還曾經找銀行貸過款。」王躍澤說，很慶幸自己有一雙燒製澄泥硯的手，可以將自己燒製出來的澄泥硯賣掉，換取購置古硯的經費。

欲建硯台創意作坊

王躍澤的理想是建設一個綜合性的硯文化園區，「前面是六百平米的古硯展覽館展出歷代古硯，再設計一個硯文化傳習所，將澄泥硯傳承人集結於此進行製作與傳承。最後設計一個硯台創意作坊，讓遊客自己動手製作澄泥硯，感受硯文化的魅力。」



■古硯博物館內藏品豐富。金月展 攝

■王躍澤和其收藏的古硯。金月展 攝



■圖為王躍澤收藏的澄泥硯。本報河南傳真